

# 卷一百三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審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又誕張大之語均素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

臣按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實有虛務其實則有其功騫乎虛則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以上將帥之任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

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自也夫師旅之興无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熹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為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戰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是謂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癥瘕之癖決不可輕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程頤曰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

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之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始而守法也

李過曰其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聖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

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

臣按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頤曰師之進以強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如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必為失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臣按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退而无所失雖无功亦无咎也後世一切以文法從事而有行師逗遛之罰坐于廟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臣竊以為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成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也征禹乃會也群后誓戒于師曰濟濟和整衆有衆咸听朕命蠢動也無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于以尔衆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尔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

臣按此人君征蠻夷誓衆之始先儒謂舜時薄海內外皆由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

征之。蓋征之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亦無辭以正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則三苗之君。其所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為華夷主。坐視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內若外。無間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尊。苟有一人之弗循正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歸於正道之

中。人臣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之不同。誓力之不齊。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幾其功勳之有成也。蓋心不一。則敵愾之志不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師于甘故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侮輕忽五行。怠棄不用三正。子丑寅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不攻也。治于左汝不恭命。右車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也。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不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左，車左；右，車右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

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禮：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會從家學素講明。

來。臣竊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啓所以  
數有扈之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堯之  
中。皆必以天為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啓  
於有扈。亦謂天用勦絕其命。可見古之帝王所  
以興師問罪。皆因其得罪於天。而奉天討以正  
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來祖征之。師有扈之  
侮。慢怠棄。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辭于帝。以征苗  
啓。恭行天罰。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  
故正之。苟在已有不恭。與夫左右從事之人。不  
恭命焉。則已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

中。拳拳以恭為言。用命而賞。賞其恭也。不用命  
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尊。必行之於  
祖與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名。乃  
帝王相傳之心法。啓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  
承。即舜之恭已。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敬  
之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  
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祖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坎。傲始擾也也。



天紀遐

也棄厥司

所司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

行也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

山名

岡

山脊也

玉石俱焚天吏逸

過也

德烈于猛火殲厥渠

大也

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懲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畔官則

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即洪

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又言火炎崐罔不

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

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

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

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嚴明之謂

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

嚴嚴明勝則事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

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

戒懼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謂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

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

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懷

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臣竊以謂篇

中所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以為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為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為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格至也爾眾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與也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臣按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興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後啓征有

扈則有誓胤侯征羲和則有誓至是湯之伐桀

亦有誓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勲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

攸赦可以觀世變

泰誓王曰追稱嗟我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

事治事也庶士衆士也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

考類于上帝宜祭社名于冢土社也以爾有衆庶衆也天之

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

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三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質之神明而無愧然後興師動衆是為王者之師不然徒以上地

之故意氣之間恃強以凌弱倚衆以暴寡言于  
人則強為之辭告于神則曲為之禱是以人命  
而據其貪殘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  
之祐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  
士其尚迪也果毅以登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  
典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

兩句古語喻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臣按人君出師以作士氣一衆心者不過賞罰二者而已啓誓師于其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衆亦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是即其誓之意也然其誓以用命不用命為言秦誓則以迪不迪為言

蓋惟用命則能迪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能迪果毅以致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于六

步進七步乃止齊齊焉夫子勗勉哉不愆于四伐擊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攷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臣按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于此。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戰之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以行。止於六七步。馬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之伐止於六七伐。馬所以戒其貪殺也。蓋王者之師。聲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其過於勇耳。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

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之師。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之惟恐不速。殺之惟恐不多。一敗即至於潰散也。異矣。

尚桓桓

威武貌

如虎如貔

執夷也

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戮也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

嚴肅而溫厚。與湯誥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謂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勗哉也。一勗其勿輕進。再勗其勿貪殺。三勗其尚武勇而勿殺降。出師臨戰而能勉於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惟不戰。戰則必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反覆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猶恐其聽信之不專也。故其終也。又示以有戮之戒。蓋軍事主嚴不

嚴則號令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

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邾甸侯衛駿

速奔走執豆

豆竹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邾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吉武功之成。田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為由親而尊。臣竊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為先後哉底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致罰非其人得罪於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興師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及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順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已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聞者人決不可為也一已為

之且不可况役使千萬人而為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宣王自我戎也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

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厥虎臣闕奮怒

貌如虢虎之自怒虎鋪布也敦也淮潰仍就也執醜虜截不可犯之

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輔廣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

也

臣按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而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

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大征徐

國

朱熹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

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

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臣按先儒此極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道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歸班師而歸

臣按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則以常武為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亭所謂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發武進虎臣執醜虜疾而栗哀而盛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強也則不可禦絲絲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

不可測度之神有不可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徐方之來同同者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八蠻朝會而無間也若是者雖曰奮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於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

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傳也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

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色赤弓一彤矢百旅黑弓矢千拒黑鬯香一卣中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也王  
惠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之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愷也祭歌以入於晉獻俘所獻

俘授數也飲至飲酒告大賞徵會召諸侯

討貳討有二殺舟之僑歸者以徇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

及舟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謂也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乎殺牲以血塗鼓釁為釁鼓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示不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

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熹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暴虎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又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人固有，好謀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是思量都

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

黃幹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不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及。

一端之能畢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  
言焉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  
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力斗自  
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陳擊力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  
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  
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  
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

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  
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  
近禍彼既以程不識於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  
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  
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  
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  
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司馬光斷之當矣  
後世行師者要當以程不識為法而以李廣為  
戒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者。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

添兵則耗國。滅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為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謂世之為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

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符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為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知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為累爾况國家之粟

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脩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束之戒勅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虛吾之糧賞以致耗費又不闕吾之號令以致廢格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所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大學後漢補卷一百三十二卷  
以上出師之律

補卷第一百三十二



